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二十三

鄉紳死義列傳總論

聞之君臣大節惟在致身忠孝大綱難於死義以故須漕碎體弘演納肝豫讓被矢侍中濺血如此忠烈其來尚矣聞嘗論之弘演以使旋復命侍中以護駕蒙塵主辱臣死固其分也若夫罷職歸田優游林下苟能以義衛志以智衛身托方外之棄跡上可以見故主下不辱先人未

為不可乃氣激傾軋志堅化碧不惜一死追附攀髯袁景倩之父子並殲石頭江萬里之夫妻同沉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豢養之深恩亦思宗感格之明効也與彼反將事仇回面改節速若反掌者不幾天壤相去哉嗚呼石郛西河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馬猶聞殺賊之聲予蓋輯鄉紳死義之傳而蓋厥吾　思廟君臣成仁取義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鄉紳死義列傳

胡守恒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考選庶吉士授編脩守制家居壬午三月張獻忠合回革諸賊攻舒城時舒城無縣令參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同編脩胡守恒率士民共守七閱月廷訓降賊攻城守恒誓以死守賊怒以洞車穴城守者數處守恒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脇降守恒燔其書於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

腹被數十創以死舒人見者無不流涕
馬如蛟字騰仲號納齋和州人天啓壬戌進士
除山陰知縣正靡俗革吏弊所食米悉自和華
致戊辰考最入爲福建道御史已巳巡按四川
辛未廵漕以武闈事累落職歸佐其父為德於
鄉賑貧乏歲施棺至數百人貸其錢者多不責
償前後焚券至數百乙亥春賊壓全椒陳家市
如蛟率士民請于知州黎弘業抽丁守城如蛟

自招兵二百餘人操練聽用運各鄉穀入城并瀋陽石衛倉糧足支數年購工鑄大小銃砲百餘弓弩器械具備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如岐嬰城固守二十八日賊用操攻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摳城〻上擲薪燒之已而風雪漸急城上人不能支多散走如岐出家中大銀募人出城殺賊〻已蟻附而登如岐斧回家壘其居室舉火焚之如岐妻妾兄逃尸如

紀生員如虹及奴婢死者十有四人如皎自持戈走匿江上蘆園中為賊所殺棄屍江面狀貌如生事聞贈太僕寺卿蔭一子入監

張羅彥北直清苑人羅俊羅善羅輔等兄弟六人羅彥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陞光祿少卿癸未兄羅俊成進士而最幼弟羅輔是年亦登武進士羅彥曰余先人呂戮力邀大爵乃後蒙恩如許傾何以答隆遇明年

甲申逆賊李自成㠯其衆陷山西遂由居庸入
犯闕令別將劉宗亮等冦畿南數郡敗燕京之
援期日會時眞定營卒恨巡撫徐標不從賊誘
殺之㠯應賊反爲賊守保定勢孤閒有稱賊
仁義不代之師者羅俊兄弟大言誓衆誰非
明太祖衣食至今日何忍緩急去之且保定爲
神京前蔽必輦此門戶以通呼吸顧城守甚難
久無保督新守未至鎮帥且盡㠯兵去人心或

亂羅俊羅彥以忠義相激發顧其子羅輔及然

力善射挽强弓驟發百矢非雖而頗多命中衆

恃爲先登于是約同知邵宗玄合官紳士民逕

拜闖盟於北城之上計鄉丁及門夫可二千人

而賊可數萬既破河間偽牌數至羅彥等不爲

動已而新守何復又合監方正化次第至協守

力則闖部李建泰衆散但吕親兵百人護其餉

入城也建泰軍中有孔甲者爲賊詭降羅俊輙

斬之以徇三月賊圍城急羅彥懸重賞 礮賊
建泰恐傷賊止勿發邱宗玄憤爭之不得至欲
墮城以死羅彥馳解之建泰赧而下時賊聞光
禄欲死城令卒環仰面而罵一丹射書勸降羅
彥城上碎其書擲還之乙未郡城陷羅彥一號
欲絕羅俊曰此城又當北門矣寧辛苦無失呂
待天下勤王誓死不去壬子攻西北益急則傾
貲賞士至出其珮帶𦈡翟珥服之屬且盡中一

賊者立與數金為賊所中者立與數金賊砲矢齊發雲梯繼進鷹鍬數千且穴城而入城上砲火矢石迸下賊死拉去堆燒者無筭賊宗亮不得志自殺其偽將數人令日午不克撤圍去而建泰慮城破不免與其中軍郭中杰謀懸士陰約賊領後小向旂為號賊乃從是入于是西南城陷羅輔猝欲保其伯兄濱團出闔再舉羅彦不從則身返巷戰遇賊手起應弦而倒縱馬赴

賊〻無不碎身者所擊殺數十人須臾賊圍之數重身洞矢數百十遂死羅俊方奔東門賊蔓至東門則徂擊賊〻仆地羅俊怒扼賊吭嚙其面不得嚙其耳吐耳大呼曰吾皇明進士張羅俊語未畢中矢倒而羅彥惪抵舍題其壁明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縊死井亭時妻宋氏倉刎刃自剄不得絕乃同妾錢氏及生女赴井死羅善觀其妻高氏携女三人投井死而身

赴仲兄羅彥欲與同難羅彥曰吾受朝廷爵祿
義不得不死弟諸生可不死羅善不肯睨井欲
下顧井中有婦人遂釋井拜其兄歸投其室井
而死羅俊子諸生仲羅彥子諸生晉皆投井以
從李氏者年七十有四爲羅俊伯母厲聲罵賊
々擊破李腦高氏者弟羅士妻寡居王氏者弟
羅哲妻同梁弟縊死白氏者羅楠妻與王氏從
城陷從入邑城是日王氏死自縊其女看井中

何物女方視井邊推之下身從之而幼子女二坐失毋亦隨死張晉妻師氏偕張煖妻徐氏張翼妻劉氏劉毋胡氏同井爭投死而張氏止羅喆變容易服從水門出亡存血祀一家同死者三十三人賊爭見羅彥題壁語無不歎息至有泣下者屍久墮地無人一視獨故犬三不去遶守護尸旁不令鳶鳥得下〻則號恐去之賊一至此則噬其拇指去賊益驚異乃令蓆藁埋之

劉會昌保定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於鄉能任大事有氣敢往甲申闖賊北犯偽檄檄至時秦晉及幾南諸郡望風盡失會昌素負膽畧倉卒倡義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進士羅俊誓死守禦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陷賊急攻城至二十四日賊撤水涸隍雲梯蜂進砲矢風發會昌率城兵屹然岳立指撝如平時適西南城

樓為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穿數穴併力進攻城破賊找會昌於西關右廟擁鋒刃問京城久破數省盡降爾何敢拒會昌裂眦罵曰我本布衣無官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社欲嚼食李自成肉以報　先帝耳賊髮據豎賊愈憤夾打三次然驁其勇壯百計誘降終不屈遂斷首懸西關街市〻人士大呼曰此吾郡劉凝禧先生〻不肯棄城死不肯降賊者也共

經營匍匐請建祠祀之

尹洗安肅人天啓壬戌進士工科給事中居保定三世同諸紳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向洗索金銀洗曰我貧給事卯得金銀惟速殺我賊曰抗我師者尒輩也立殺之於西門

韓東明安肅人卯州知州徙居郡城聞賊入送容着冠服望闕拜畢辭祖廟投井死子仲淹負俠氣城將破猶登陴立砲臺引弓射殪數賊墜

城死之

高涇清苑人崇禎壬午舉人事母孝城破負母逃遇賊求釋其母〻得釋賊執涇索賄涇紿之曰到家即有過水遇賊不隄防推賊仆地躍入水死後屍浮出水上兩目怒瞠兩拳拏向有擊賊之狀

徐復儀號璽澤錢塘人世多顯者祖父參正橋舉進士四傳生復儀父母陸早寡四歲口授毛

詩章句九歲屬文年十一通子史百家言崇禎十五年舉于鄉十六年成進士明年盜入京師烈皇帝崩復儀居家躃踴曰嗚呼臣不獲從皇帝地下顧乃靦而苟活忘大仇不討賊耶即日赴南京授刑部員外時定逆臣罪復儀多所採治每以死諍會大兵命復儀試滇南就道與父母訣行數十日未至滇南京陷復儀閉嚙指誓屏左右泣曰國家竟至此耶今關越數千里

正朔不移滇南遠屬荒徼恐人心易動吾姑鎮撫之以待其定于是益整威儀飭騶從講賓興禮夜乃密謁黔公流涕為言使陳兵衛土酋不得逞滇南以安而闕越亦得乘間改元朝論重之加翰林編修侯儀叩頭流血辭畧曰侍從文墨所以潤色太平也今戎馬日逼臣不得馳驅疆埸為陛下負弩矢狠賜臣清燕死無以塞責不報未幾闕越陷侯儀裂冕服棄車徒幅巾單

屐走千里歸家拜父母床下辭妻妾即夕去家宿三十里外草堂獨居不飲酒不食肉讀易誦雖驕妻妾死不問所居喜林莽或登崩崖從上墮或入大窖夜寢其中虎豹觸之不為怪一日大風雨晝晦傳聞兵四合後儀曰吾命盡矣扼喉死茆茭下及旦而父始至持其首為泣後儀目尚張父曰兒得死所矣作詩弔之乃瞑

焦源溥號涵一陝西三原人萬曆癸丑進士歷

沙河濟二縣知縣以卓異入為四川道御史時熹廟御極羣臣聚訟三案溥疏謂　光宗為神宗之元子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為　神宗之后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為　光宗之后為二后者為忠則為孝選侍者非忠又言鄭養性必不可不辱職崔文昇必不可不磔市移宮始末必不可得而抹殺盜犯叵測必不可得而寬容

危言正論舉朝側目巡按真保以忤要人意例
轉河南副使備盧鳳移疾歸崇禎初起山西
歷叅政按察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
同旣涖任銳意興除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
斥堠未一年以人言罷歸癸未冬賊入西安召
諸邑薦紳授偽職乃以總督官銜延濟賁之去
見李自成濟罵曰爾為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
誘吾朝廷大臣有死無二幸速見殺賊閉之室

中三日罵益厲溥美鬚髯皆上指目眥盡裂賊稍近即舉手擊之將敍之後罵不絕聲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溥從兄源清萬曆丁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境不屈自經二臣皆以清品閒而溥死尚氣節為臺中好直言辨論朋黨間事危切至其與溥同時死者有前南京吏部尚書南企仲渭南人萬曆庚辰

進士年時九十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子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居業萬曆甲辰進士不屈被殺以未得其詳故附書之

王徵號葵心西安涇陽人天啓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時白蓮獄興連及者數千人徵悉為辯其枉釋之修清河水閘溉田至千頃丁憂去服闋補揚州三王之國所過多誅求不得則執人而榜之徵白王請戢衛士王折節聽徵黃山之

獄多逮引當爲巨室徵持之下并下請去官以
謝匪黨卒賴以全者數十百人思賢建祠徵與
淮揚道叅政三原來復不往拜人稱爲關西二
勁再丁憂去而登將劉興治擾島爲亂巡撫孫
元化疏起徵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徵
至區畫海事擒叛者而孔李二將自吳橋誅走
登州其家屬開城應之徵與巡撫航海詣闕自
歸得遣戍會赦歸自徵爲舉人距三十年布不

蔬食不入公府及定後里居著書講學一室蕭然又好接引後生人方之黄叔度而秦中賊大起徵素通西學善制器因為其縣設守禦方略及推演武侯木牛流馬等事李自成入西安下縣使致徵〻引佩刀坐所事天主堂中待命徵子永春乃以病上遂執永春以行徵不復食絕粒七日而卒自書本朝官以表其墓年七十四徵之學以畏天愛人為主事毋至孝毋病徒跣

百里以犄藥王居喪哀毀幾於滅性所著有奇器圖說等書子永春以百姓為之代請于賊得不役

沈迅號羽君山東蓬萊掖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出李明睿之門歷兵科給事中甲申國變歸里〻名高樂築土城自敵鄉之人多集之迅有弟十二胤子負膂力精騎射逆類如飛嘗禦盜無不手取丁亥或傳河間逃兵盡走沈高樂會

奉清旨從畱室搜馬迅有馬八上其六巡撫使人後責之必十二迅曰所畱二耳必欲如額無以應豈以兵来使者以不為迅所禮惡迅于撫軍曰迅且反遂以開奉察旨百騎至上城戚旅皆散去迅登壁而守有某道請陽陴而語勸迅姑就縛迅與其弟分乘二馬嚴拒必不下遂施砲傷清兵數人爲其弟十二鳳子携孤潸活他所鳳子坐孤其喉奪路奮鞭縱馬出清人相傾

錯愕迅毋曰若從清活非吾意吾教汝頃之毋命服自縊樓上迅乃盡驅其家大小諸口登樓覩死毋散三千金于庭曰全事者儘持去武遇吾子為周旋也迅縱火焚樓而身冠服亦自投火死夙子潛膠州武闈見害孤存

楊卓然字又先湖廣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杭授杭州司理計處補太湖知縣太湖逼流賊卓然壯慷慨習勞苦日事戎馬竟深入賊穴與賊

講賊感其誠多有來歸者朝廷以卓然知兵使監軍楊武陵亦復大獲賊欵卒不成棄去弘光中擢徽寧道乙酉起義兵當清為鎮將張天祿所執已報捷江南洪督師軍門矣張之中軍高譙者見卓然抱持為雪涕告天祿此吾舊蒙是必生之天祿不可則以合營保卓然曰郎我日過諸原請碎譙首以謝今日之事唯將軍仁慈顧告捷已越日度不能得天祿亦無如何乃去

使鄒狼倉稱死罪云捷書半道被扱請吏州天祿曰卓然不死天也遂改報脫卓然而謙厚為行李縱之卓然遂遊吳會間數年有楊崑者自稱從永曆所來㥿敕印陰結義士遍招搖亦及卓然加佘兵銜聯絡吳越兵馬錢粮等事事敗逮至江南馬督訊之卓然冠麻巳見不屈馬曰汝何服曰服　先帝馬曰汝欲為十年喪也卓然大言曰大明一日不中興卓然一日不釋服

丑曰此心何日無之矣去年赦不真謝不受今安敢辭汲其室所有僅得衣簪錢四十八文破蓆一床而已癸巳之十二月與萬曰吉等七十二人同日遇害曰吉自有傳鄒延玠字介子武進諸生為浙學憲嘉生次子從保生字爾定常一宿宗室其為行李去清迹得之不辯亦與七十二人之難玠妻吳氏聞變死

宋玫字文玉山東萊陽人天啓乙丑進士歷栝

城杞二縣知縣考選吏科給事中嘗疏論用人謂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詭而釣奇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闘捷又疏論禦寇謂勦寇一事地方與行間分任之地方官主守行間主戰行間不能戰而徒責有司以守即張巡許遠無救睢陽之亡況今之庸碌乎自今止宜責有司以守實以愛養為主如招流移活饑民者是責

將帥以戰實以戡定為主如滅某股救某城者是時論服其允當丙子主試湖廣歷刑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壬午枚卜會推攻與房可壯張三謨與焉以召對不稱旨又為裴捛所中上疑北私植党下三人獄並廠歸家北兵入萊攻與勲部經晝守禦及力不支城陷縛攻與勲部相對拷掠體無完膚攻終不屈遂見殺勲部名應亨字長元攻之從叔天啟

乙丑進士除清豐知縣入為禮部主客司主事歷吏部驗封考功稽勲文選四司陞稽勲郎中解任歸與攻同死二人歷官並有聲績當天啓中山東言文章者推萊陽宋氏然嗜奇好古其文亦略如諸子書始宋玫之縣杞縣得考選也與開封府推官張瑶爭互訐其時要路多為攻地而瑶坐謫官去張瑶逢来人天啓壬戌進士登兵之叛師其鄉人同守城陷被執大罵以死

其妻及四子皆投井死之張瑤以河州判官死
節事聞贈光祿寺少卿
李夢辰字元居河南陳州人崇禎戊辰進士以
通政司免家居甲申寇急與道臣關永傑計城
守民心不固賊尚結寨五里之外百姓各相呼
百十人竟自開門謁賊官府不得止至欲縛官
府佐牛酒永傑既自殺州守以下競逃去家人
掖夢辰出夢辰不肯曰吾受朝廷大恩義不辱

必死同州孝廉劉澤醇來約共殉城二人方欵自裁而猝為賊所獲賊劫官之二人拒不從賊益義二人設盟者夜盟死競走利去夢辰起自縊縊不得法久之氣不盡淡甦乃令其奴共牽之奴以主盡節既不能勸而又心傷主嗚咽牽不力自是甦再三夢辰乃自激擲渴絕澤醇縊稍遲見李未即死諧狀一念不忍竟不能死解縲與共奴遁山中月餘以病死夢辰從弟其國

學也亦任子時與衆偕遁繼聞其兄殉節狀慼痛發人事飲食無味忽忽不知東西會偽睢州守公事至陳陳諸生盛巾服爭出恭郊謁蒲伏道左陰追入城夢夜弟孫見之淒惻曰吾兄死地下寧無知遂自沉河死諸生中聞之或慚恧至有暗揮涕者偽守去乃無一人摳衣送矣

戚勳派羽明南京江陰人見事明決而才甚米癸未以國學殊等授文華殿中書時其弟藩落

禮部第且歸語勳曰吾揣孱合當再舉得之勳
携諸避人曰觀此氣象恐旦夕即安得再舉者
明年二月與同事數十人棄官歸閱月國變勳
至臨清始聞　先帝殉社稷同事者曰初以言
不經今不幸果然共欷歔欲絕山東豪杰起拒
賊邀勳共事勳疾辭弘光中奉命督閩餉則訣
弟諸金陵情勢更不似故長安其能久乎已而
南都失守清兵南下三吳皆竊起義江陰素習

拳勇居平喜試人此時噴一呼起勲與典史閻應元共圖畫嘗以燈數百上書起義字採縛草人持之夜立城而南數里外清兵鼓欲戰諜知為偽前隊爭取燈喜逃走報軍其後隊見所書起義字誤以為江陰兵爭自殘大擾不可解應元乃與勲并衆之大獲捷三吳數百十滅無以謀勝者獨推江陰故城陷而復復而陷者數四城後力竭鬪見殺勲令其子亦間亡去手書其

堂皇明文華殿中書舍人闔門殉難戚勳之宅

又樓壁數行二語云非敢殉難為死忠之臣聊

求死髮為大明之鬼乃以書次弟藩曰民無主

兵無援不破何待城破吾以尺練了吾妾女吾

亦有所自了著其小像數語付僧繼新善藏之

有曰余始自命羽明卒死以羽明其兆也夫柳

其志也夫亦書別其昆弟覯朋付僕潜出則預

開列其妾女縊其所其妾有子另縊其所于是

潔治正樓列古蹟名編諸玩好之物甚設曰吾以殉吾身盜積薪樓之下以待已城破勲冠帶南面高座呼妾女一一接之巾帨視其就縊然後北向再拜自起舉火火既熾乃亦就縊妾女而外奴僕從死者凡二十人

王與胤字百斯新城人布政公第二子也崇禎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鹽課陝西茶馬督學應天未出都以疏劾

債帥忤政府論歸〻侍布政公家居色養率諸
弟子輩治圃課耕蕭然物外十七年三月聞
先帝之變滂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扃
戶與孺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縊死士和字允協
諸生亂將死自作墓誌敘其家世官職不具錄
允協作歌一篇其詞痛切聞者悲之以其死于
家中而方無知之者贈卹之典闕焉
陳士章保定清苑人進士出身歷徽州公守歸

卧甲申李賊入城陷與其妻張氏子宗賸子婦楊孫倍孫孫婦常及孫女至親七人皆投井死時同里有大寧都司朱謝事家居卧戈暗室賊入猝起撞之連殺數賊賊怒衆排入縛至西城寸磔之猶罵不絕口郭貢士者公服北面再拜亦闔扉持梁而待一賊入梁及賊仆則郭弱衆不能再舉賊甦起奪梁反洞郭郭死郭妻其氏倉猝延頸請刃且曰夫義死我何歸賊感亦泣曰

若夫婦以義死賊也我喪矣遂扶郭死正寢舟
拜亦拜氏為册與其子約兄弟曰吾將大聘母
并葵死者以斛五月闖賊為清兵所敗散去賊
乃懷金澳走保定遺母因訣其子臨別為一洒
涕

畢拱辰萊州衛人萬曆丙辰進士歷知鹽城朝
邑二縣謫上林監丞歷戶部河南司禮部祠祭
司主事員外再謫浙江按察司知事遷吉安府

推官南戶部廣西司主事福建司郎中河南按察司僉事整飭淮徐兵備時漕運總督史以徐州荒殘當南北衝而拱辰體弱不任劇請更用報可改拱辰山西分巡冀寧以十五年秋至官撫循彫瘵頗有惠誦十七年二月賊犯太原拱辰援甲登陴拒戰三月會風霾大作賊從城東北梯而入執至偽將軍劉所脅之降拱辰山立不動遂遇害與巡撫蔡懋德布政趙三尸同棄

晉王府西垸下越八日賊去材官段可達以墻
土瘞之拱宸無子無人為請郵者拱宸生平最
好書官南曹時相過輙屏騶從同至書廊簡閱
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
喜署中無事終日讀書常以書相餉者必以其
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性清執不
善事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尚浮沉郎官素通
曉曆法所著有義俠紀事蟬雪呢言韻略通通

及詩草若干卷

蔣凝秀平定州人崇禎甲戌進士戶部郎中家居聞賊陷京城自縊死之

楊進　人官至巡撫都御史罵賊死

韓子盧蒲州人原任知府自縊死之

王征俊陽城人原任道臣被賊禁獄中聞城士民以其居鄉多德泣求保出至家自縊死之

樊邦正蒲州人原任德安知府守德安賊不能

下又歸里賊至蒲被縛賊曰爾德安太守也知其能欲降之不屈被戮

相希尹蒲州人原任總兵罵賊不屈被殺

張夢鯉蒲州人原任副總兵賊喝之跪不屈賊割去兩膝旋復殺之

陳萬策李開先皆江陵人領鄉薦闖賊破荊州偽來改府侍郎喻上獻列薦荊州紳士下檄徵之萬策開先俱在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

墻死之

李若葵大同人為諸生闖賊犯大同兵民皆降開門迎賊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石麒書曰闖賊陷京師百官報名投順者四千餘人而捐軀殉節效子車之義者不及三十餘輩悖帶衣冠盡化為雉翎綠帽輦下如此遑問畿外當官如此遑問在籍乎乃星文有政遇晦

則明家食之臣反能殉死田良則琬琰之能不

亟汝也哉

史可法列傳

史可法字道隣北錦衣籍河南祥符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陞户部主事以籌餉著聲陞池泰道堵截流賊有功後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奏添廬慶巡撫即以可法為之往來控扼流賊下敢長驅丁艱歸里辛已起伏昔淮撫朱大典以貪敗漕運糧船沿途土賊嘯劫擁不得

行　思宗知其能察勑可法巡撫淮揚可法入
境地方官無知者徒步升座一郡驚惶治事旬
餘始見邸報蠢朝廷欲其剔獘釐奸故出人不
意若此可法一反人與所為自奉清苦淮民慶
更生可法發奸摘伏人莫敢欺貌寢陋微服私
行物色不及其催趲運艘或漁艇或客舫偶爾
過前忽張黃蓋呼史都爺至矣分官督運者非
至丙夜不敢寢故運事獲濟可法凡奏牘文移

盡出己手夜燒兩燭達曉午夜稍倦以筆管拄
肴心一瞑即起侍從之人呵欠鼾齁可法教之
曰汝第打疊精神熬至四五十夜即長醒不睡
矣故可法巡行州縣未嘗帶幕客携寢具也癸
未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同詹事姜曰廣
疏請太子監國南都以固國本舉祖陵留中不
報甲申三月南北耗絕可法首激義師勤王及
聞的報乃與日廣等謂物望且及潞藩遺戚皆

馬士英以福藩親貴定策勳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可法迺作出師檄布告天下爲先帝報仇興師北伐旨北來潰將高杰劉良佐帶兵南下蹂躪淮安可法議以山東總兵劉澤清鳳廬總鎮黃得功分爲四鎮以守汛地孫光可共參時高杰送家口寄揚州百姓閉門拒之日尋干戈可法親至杰營曉諭百方勸杰屯兵泗州孫光即以可法坐鎮

揚州猝壓四鎮民賴以安十一月燕京改元移史閣部書曰攝政王致書於史老先生余向在瀋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何旹得達比聞道路紛紛云謂金陵有自立主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

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正擬天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

以報介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
君子苟且旦夕多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禍
予甚惑之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於闖賊而
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仁人
君子當何如感恩報德迺乘魁稽誅王師暫息
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
謂平將以江淮為天塹足憑遂不能飛渡耶況

闖賊但為明朝罪人未嘗得罪於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後為勁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兵轉旆東征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者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

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諸君子翩然來儀則介公介侯列爵分土有西平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義輙相與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首持至計必能貫徹始終寧忍隨俗流沈取舍從違宜蚤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

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無貪一身瞬息之榮致令故國受無窮之禍為亂臣所笑予嘗有厚望焉記有云惟善人能受盡言故布腹心竚聞名教江天在望臨岐多勞書不盡意可法作書

後之書曰南中自接好音謹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

以逆成尙稽天誅頃貴國之憂其且感且愧詎
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
仇故爲左右一詳陳之我　大行皇帝敬天法
祖勤政憂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
三月十九之事某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
上凶信突來地拆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
君雖肆其於市朝以爲泄〻者戒亦奚足謝
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

無時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
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
今上以繫中外之心　今上非他　神宗之孫
光宗猶子而　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
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
聞數里羣臣勸進　今上悲不自勝謙再辭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
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而告廟之日紫

要如盍祝文升胥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楠梓數十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其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大將軍吳三桂借貴國破走逆成整旅入都為我　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今於八月薄置筐篚遣使犒

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獲後次江淮迺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言之然此義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一說耳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王子玉石俱焚若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

懷愍下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國仇未剪之日即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嘗之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俗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左石宜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

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迺若手足胥難視同秦越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賤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

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殲剿撫互用貽誤至今

今上天縱聰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擊楫枕戈忠義民兵雲集嚮應切以為天之滅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

德務滋去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大誅希捲西秦
方圖報復此不獨齊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
除惡未盡之憂也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
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雪敷
天之憤則貴國義聞貽耀千秋齊朝圖報惟力
是視從此而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千載
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則齊朝使臣久已在道
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其北望宗廟無淚可

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下即從　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左右其明鑒之忠義之氣滿紙見者稱服弘光即位之後馬士英阮大鋮共專國政時事日非可法上疏言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備員督師而河工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及於關陝討賊之約不達於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

之膜外者夫我即早宮菲食嘗胆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升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無救於寧以臣覩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精神殊未盡然憶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及　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賛及　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寔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　先帝以聖明雅

隊碣此千古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　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〻在南諸臣討賊者寥〻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漠置今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劾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

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寔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后似宜慎重必待真正戰功庶行閒猛將勁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粮似宜將內庫本折槪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縻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衎左右獻諛一切謝絕即出閣

典禮焉不容廢亦宜槩從儉約乞陛下念〻思祖宗之鴻業列〻憤 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猶可回耳疏入不省乙酉四月十一日北兵從泗州徑至維揚可法據城死守時左良玉兵東下以清君側為名馬士英調黃得功劉良佐黃斐兵堵截東南之精銳已盡於此揚州告急朝議撤銅陵荻港之兵併力

以赦揚州馬士英厲聲曰公等猶從門户起見尚以左逆為可恕耶遂下掌科胡适於獄無敢言赦揚州者矣十五日北兵薄城下遣使招降可法痛罵投其使於刋溝廿五日昧爽清砲中西北城樓崩守城兵潰下爭破門走可法刀當西門閉城破拔刀自刎為陶旗鼓所持道遇主事施鳳儀並趨鈔關以筏渡河北兵尚未入城也申刻北兵屠舊城可法尚以二百餘騎迯貿

城寺離城數里清兵迹之急決戰不勝一時盡敗沒可法所常坐白騾悲鳴野走邵泊上得之遂有言督師中炮死者又有言督師遁鈔關同鐵棍劉走安慶者未有確信其弟可程招魂塟於揚州之梅花嶺左側

石匱書曰史道隣有救時之才而無救時之量鎖鑰江淮咽喉南北是豈一手一足之烈哉上至軍國大事下至錢穀簿書皆集手獨辦此揚

顯之所以進諫於諸葛也若能誠布公虜作犀
力善調四鎮不令生嫌以自撤其藩籬亦何至
以維揚為孤注遂一敗不可收拾哉